哈佛大学公开课: Happiness第七讲: 专注创造现实-知乎

(注:此为课程第七课,更新于2017年4月29日)-

早上好,同学们。-

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自我实现预言的信念讲完,并开始下一课,也就是专注以及专注如何创造现实(Focus and how focus create reality)。

我们上一课讲到Ren和其他的一些事。我们讲到Dan Gilbert的模型、Philip Brickman的模型:成功或失败过后,会有大起大落,但我们会恢复过来,我们的一生基本是沿着基础的幸福水平发展的,其中有起伏和变迁。所以问题是,或者说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:好消息是我们不必担心太多,我们可以冒更多的风险,也更容易回到基准线之上,失败往往只是使幸福水平和自尊水平暂时下降,然后会迅速回升;坏消息是,既然我们反正都要回到幸福基准线附近,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寻求幸福呢?而答案,我们整个课程本质上就是对"如何提升基准水平"进行回答。

其中的一个方法是去面对 (coping) ,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上。我们这么做的原因,是因为这样能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这么做的结果是幸福基准会上升——仍然有起有落,但起伏是像这样斜线上升的,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或者平行线上徘徊。我们去面对时,能想象自己的行动,想象自己在努力,通过自我知觉理论,我们对自己做出某种总结: 我一定很勇敢,我一定是自尊心强的人,我一定是非常渴望成功的人等等。我们就像给他人做结论一样,给自己做出结论。这就是自我知觉理论。-

这么做的第二个原因是一旦我们经常经历失败,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,实际的痛苦要比我们脑中想象的失败的痛苦少得多。也许不是即时的,而是稍后才感受到。当我们恢复后,我们就知道自己能应付它,认为:我一定是一个有适应力的人。最终,努力去面对后,会有更多成功。学习失败,或在失败中学习,成功没有其他途径。

我现在要说的是(同时也是对"信念"这一课做一个完结): 我们如何变得更乐观? 我们谈过乐观的优点,谈过长寿,乐观的人实际上活得更久。我们谈过更高水平的成功。更高程度的快乐更能克服忧郁: 乐观的人患上忧郁的概率要低八倍,他们会更快乐。再说一遍,乐观是指诠释的方式,而不是盲目地自我感觉良好。我们如何变得更加乐观?-

我想谈谈三个方法: 首先是采取行动,尽管去做,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上。第二个是想象的力量,形象化的力量。你们许多人熟悉这点,尤其对运动员而言,它是一项技巧。第三个是认知疗法(cognitive therapy),至少研究表明,它是当今最成功的、最有效的治疗干预手段。我们会将一些相关要素并进行归纳。-

我们先说行动。以下是基于Albert Bendura的研究。你们读过自我效能理论,知道他的基本理念是要有坚定的信念。他将它描述得更学术化、更科学化,并研究了数年。我们也曾谈过自我效能的许多益处。-

Bendura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反对被人们称为"自尊运动"的活动,或者被称为"感觉良好运动"的活动。比如,告诉小孩他们有多好,他们有多棒;比如,每天早上站在镜子前对自己说十遍"嗨,你真棒",你将更成功,你会变得更棒。相信我,这不管用,我试过。事实上,长期以往这会造成伤害,会伤到自尊。当学生们不管表现如何,都会被夸奖"你们很棒"、"你们都很了不起"的时候,它实际上伤害了那些学生的积极性。等过几周我们谈论Carol Dweck关于心态的文章的时候,我们会谈到怎样的赞扬更有辨识性,如何正确地赞扬。同时,不论是 Bendura还是

Carol Dweck或者其他人的研究都表明,通常情况下,只给出积极的言论、积极的肯定是不够的, 无论这些肯定是来自外部或内部。它也许是事实的一部分,但不是全部。-

Bendura说的是: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,我们对任何事都要付出努力,我们想变得更自信,就需要去应对,我们要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上。很简单,为什么?因为努力和面对必然能获得成功,至少比以前不努力不面对的时候成功。而哪怕这一点点的成功,也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、有助于增加自信,而自信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努力,我们开始更加相信自己。这是个很简单的模型,任何人甚至一个五岁小孩都能做出那个模型。-

然而考虑到我们生活的影响,考虑到教育的影响,我们是不停地对学生说"你们很棒、很精彩、很好",还是应该向Marva Collins那样让他们努力奋斗获得更多成功,让他们想象自己在努力奋斗(自我知觉理论),想象自己投身其中,面对、失败、重新站起。它和我们身体免疫系统运作方式相同。当我们身体生病时,我们的身体感应到抗体,我们实际上会免疫得过的病。我们的身体通过失败获得免疫力。在心理层面也是一样的。失败被低估了。我希望你们拥有的东西之一——我是很真挚的——希望你们能多经历失败。-

同时,我希望当你们失败时,你们也能学习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失败。成长的途径只有这一条,我们会继续谈这个,比如当我们谈论完美主义时。健康的生活、真实的生活、快乐的生活看起来基本都像这样,是一个带起伏的螺旋,而不是一条直线。当我们看到自己去面对、努力奋斗时,我们对自己做出结论、我们的自信增长、我们的动力增加、我们的信仰上升等等,以一个上升螺旋的趋势发展。Soren Kierkegaard说过: 勇于冒险或许会一时失足,却步不前则会迷失自己。当我们去面对,去尝试,满怀期望时,一时失足而导致失败不可避免; 而当我们不去应对,选择逃避——因为这个模型倒过来也成立——当我们不断地逃避挑战,当我们总能"化解掉"困难经历,不允许自己失败时,会形成一个向下的螺旋,影响自尊与我们的成功和幸福。-

第二个技巧: 想象成功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们,分享这件事让我感到有点紧张,但我还是会跟你们说——尤其上节课可以说是我们关系中的转折点(指上节课谈到的"女朋友"的故事)。你们听完后别告诉别人,特别是我的客户以及潜在客户。那就是: 我演讲前会非常紧张。其实对我而言,我无论何时站在许多观众面前(我说的许多观众是指多于五人),我心里都会七上八下。这对我来说很难——当我面对客户的时候。或者说这对我一直是个挑战——当我决定成为一名教师的那一刻起,而我听说了Marva Collins的事迹时就决定成为一名教师。我说"这就是对我的召唤",后来我就成为了老师。我曾说,"如果我在人们面前会这么紧张,我要如何成为成功而有效率的老师?"-

还记得成功的三要素,成功的秘密吗?是乐观,自信;是热情,热爱你所做的;还有努力奋斗。我有其中两个要素,我非常努力,实际上我的座右铭来自Richard Hackman教授,他是我在这里读本科时的论文导师,他走进教室后会说:准备,准备,再准备…然后顺其自然。所以我遵照他的建议,我仔细看教案,我准备好所有教案,然后不再去想它。我准备得很充足,我很努力,没问题。我有热情,我爱学习。但我缺少第三样,缺少乐观和自信。我问我自己,我要怎样提高第三个要素?因为这是幸福的一个重要部分。记得对运动员的研究吗? 56%的成功,是源自乐观主义或自信。还记得John Carter二十年前的研究吗?关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生的。将最成功的学生和其他人区分开的两要素之一,是相信自己,也就是自信。-

我是怎么做的呢?我回想到打壁球时的事情。我的教练过去教育我要形象化。我开始阅读这方面内容。我查看文献时,看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。它实际上在几世纪前宗教实践时就出现,被东欧运动员引入到体育运动中,他们会想象自己,比如:在跑道上跑然后站在颁奖台上领取金牌。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把它应用起来。销售人员很有效地使用它,想象自己真的谈成了生意,经历困难,去做,并获得成功。那让它更有可能成为现实。-

问题是为什么?形象化背后有什么原理,为什么这么重要?为什么它这么好,这么有效?为什么被这么广泛而成功地使用?答案归结到我们大脑的结构上。这个研究是由心理系主任 Steven Kosslyn教授做的。他说当我们看某样东西时,比如我的这只手,我大脑中的某些神经元被激活,

实际上记住了这只手的形状,通过我的视觉皮质。现在,如果我闭上眼睛,仅仅想象我在看这只手,相同的神经元会被激活。换句话说,我的大脑无法区别真实的事物和想象的事物。这解释了为什么梦境会那么生动。在漆黑的深夜,你正梦到中午,在院子里散步,等等。-

我们的想象,至少对于大脑而言与现实没有区别。当我想象成功时,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为大脑创建一个模拟,或者说欺骗大脑认为这就是真的事情。如果我在脑海中反复想象着成功——记住大脑不喜欢不一致性——换句话说,如果我想象着成功并坚持不懈,不止设想一两次,而是一次又一次,大脑就会让外部现实和内心的想象相符。为什么?因为大脑不知道真实的事物和假想的事物间的区别。就像Thomas、就像Roger Bannister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。在那之后,每个人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想法,四分钟跑完一英里是可能的。然后37人成功了,第二年超过300人实现了。因为他们有了不同的想法。我们可以通过场景模拟做到同样的事情,因为大脑不能区分真实的事物和假想的事物。-

这个方法不是总能成功,但很多时候都很管用。我每次演讲总要设想一下。我想象自己站在观众前,冷静、激动、热情。当我正式开始演讲时,我确实有同样的感受,我仍然会紧张,仍然会焦虑,但这是健康的兴奋。通过练习提高了我的信心和自信水平。就像一个飞行员,会希望能在模拟环境中先练习,然后再飞越大西洋。思想是个模拟器,所以它能管用。-

关键是…这有一个许多人都犯过的错误,不管是运动员,还是许多自励书籍中的关于形象化的叙述。关键是不应只关注结果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helley Taylor做了研究,把学生随机分成两组。一个学生想象在考试中得到A,一遍遍地这样想象;第二组想象他们得到A,但也想象他们在图书馆坚持努力,为考试做准备,最后得到了A。第二组想象了过程和结果,他们更加成功,考试成绩更好。想象过程和结果,这是你们这周的作业。想象你们实现目标,你们实现目标的过程以及目标本身。-

马丁路德金的《我有一个梦想》乃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讲,或者之一。我听了不下十几次。为什么?因为除了它很美,押韵和重要性之外,也表达了它的意图。它的意图就是描绘出一幅成功的画面,因为这是他为这个国家做的,并为后来人所定义的远景。因此首先,我想从中摘录几句,是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想象。他说的很明确,没有隐藏。-

"我有一个梦想,朋友们,今天我对你们说。在此时此刻,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,我仍然有一个梦想,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。"这都是关于想象,通过想象他创建了更好的现实。我们看他是如何谈论这个过程的,他不仅仅谈论了"我们希望最后达到平等"这个结果,他谈的是我们如何获得这个结果,让我读几句摘录的句子。-

"现在决非侈谈冷静下来,或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的时候。"这里说的是我们别只坐着等待,想象事情自己会发生,让我们也做些事情,着眼于过程。他明确地说,"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,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。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、纪律严明,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兑变为暴力行动。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。"这里描述了做的过程。-

我们要做的另一件事,是当我们想象成功时,尽可能逼真点,尽量使人有所感受。为什么?因为感受越真实,我们的大脑就越相信这是真实的。再次,马丁路德金这点上也做得非常漂亮,让我读几句摘录的句子。-

"我们将来也不满足,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,滚滚而来。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,而抱着苦味和仇恨之杯痛饮。有朝一日,阿拉巴马州的黑人男孩和女孩,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携手共进,情同手足。"-

你能感受到那江海波涛,想象到苦味,你能想象到孩子们手拉手围成圈。再次,让它变得真实;你可以想象到它,看到它。顺便说下,这是所有著名演讲的特征,它们不是抽象的。看看那"伟大的沟通者"罗纳德·里根,看肯尼迪,他们演讲很精彩。因为他们创造了一幅图景,他们利用了感官,创造了一幅成功的画面。-

"我梦想有一天,甚至连密西西比州,这个正义匿迹,压迫成风,如同沙漠般的地方,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。"-

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酷热,感受到他描述的那种汗如雨下的感觉。这就是一个好的,成功的想象,这让演讲变得很精彩。最后,要唤起情绪。你要对自己正在做的感到非常兴奋,否则将会失败,什么都没有改变。这些词语间的联系,情感和行动(emotion and motion),没有情感就没有行动。如果你想让自己或别人行动起来,你得引起情感共鸣。让我们稍微看看那段历史性的演讲:-

(此处播放马丁路德金演讲录像)-

马丁路德金 演讲 (我有个梦想)

"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岗。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,这个梦想必须实现。所以,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的崇山峻岭响起来;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来;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山脈上响起来;让自由之声从科罗拉多州冰雪覆盖的落基山响起来;让自由之声从加利福尼亚州蜿蜒的群峰响起来。不仅如此,还要让自由之声从佐治亚州的石岭响起来;让自由之声从田纳西州的了望山响起来;让自由之声从密西西比的每一座丘陵响起来;让自由之声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。当这成真,我们使自由之声响彻时,当我们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,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,我们将能够加速那一天的到来: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、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,都将手携手,合唱一首,古老的黑人灵歌:终于自由啦!终于自由啦!全能的上帝,终于自由啦"

这个视频我看了十几遍,每次都很激动。假想你只是最后说:终于自由啦!终于自由啦!全能的上帝,终于自由啦!有同样效果吗?无聊、枯燥!你必须引发情感来创造行动,不论是在想象中或是对全国人演讲。-

第三个技巧:认知疗法。认知疗法已被成功地运用了四十多年。Martin Seligman是认知疗法的创始人之一,他和Beck一起做研究,Beck是这技巧的正式创始人。认知疗法的内容如下,它的基本前提是思想驱动情感。-

比如,外部发生一件事,我感知到那件事,感知到后的行动是对那事进行评估,也就是对那件事进行思考,思考后就唤起了情感。(Event => Evaluation / thought => Emotion).

比如,事件是,有只狮子向我奔来。我的评估是,天啊它要吃掉我。引发的情感是恐惧,然后自然就导致行动,逃跑或勇敢地和狮子搏斗。或另一个例子,事件:一个美女在街上走,我的评估:噢这是我的漂亮太太,引发的情感是爱。-

事件、评估、思考、情感,然后导致行动。认知疗法认为如果我们想改变情感,不管是忧郁还是焦虑,我们需要干预的是评估和想法层面。如果能改变这个,我们的情感也随着改变。-

特别地,认知疗法认为,我们要恢复理性意识,我们要恢复真实。这并不是说,比如说,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镜,我很紧张,认知疗法不是说要你停止紧张,让我们来改变你的评估或你的想法。因为那是自然发生的,就像我站在狮子面前感到害怕一样,是正常的。-

认知疗法说的是我们的想法有时是荒谬的。比如上节课我们提到过,我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,我立刻认为自己很笨,认为我考试永远不会取得好成绩;或者我约别人出去,被拒绝了,突然觉得没有人需要我。这个事件引发一个荒谬的想法,对情景的荒谬评估。那只是一次性的,短暂的失败,而那会引发不好的情感,比如放弃,觉得没人会再需要我了。而认知疗法做的是恢复理性,通过说:是的,这很伤人,很痛苦,但你知道,哈佛还有3200个其他男人/女人。-

认知疗法极其有效,比其他干预手段都更有效。虽然它对于极端棘手的精神病理学病例不太管用,但对于大多数精神病理学病例,多数的焦虑症状,多数的忧郁症状,它已经被证明是最成功

的,且起效最快的方法。它不仅有用,而且最有效、最迅速,相对其他干预而言。当然这是总体上的,不是人人有效,但大多数有效。-

最后,重要的是:它是可习得的。我们提过,五年的剑桥-萨默维尔研究失败了。而Karen Reivich在一个两周的项目中,教授这些认知技巧,那个两周的项目旨在帮助市中心的高危人群中的孩子们,降低陷入忧郁和吸毒困境的可能性,增加幸福的可能性。这个为期两周的认知疗法或技巧的课程,结果在长远看来是成功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学会的技巧,这就是重要之处。不是说很容易,不是说你们上了一节课就能改变你的生活。你需要运用它。之后两节课你们会运用到它,但还不够,你们需要做的更多。-

现在我给你们讲下认知疗法的概要。这里的3M是首字母缩写。我所做的,本质上是把我刚提到的Karen Reivich的成果、Martin Seligman的成果、Seligman的老师Aaron Beck的成果,还有David Burns的成果(《好心情手册》的作者,也是Aaron Beck的学生),把他们的成果结合起来,成为三个M,每个M中有两个建议。你们会看到它们互相有联系。你们会注意到总能联系上三M中的一两个。在你们行动之前先问自己,"我在哪处扭曲了事实?我在评估方面或者想法方面哪里歪曲了事实,导致了某些不必要的消极情绪?"因为如果我恢复理性,我就感觉不到同样程度的情感。所以当你们学习三个M的时候问问自己。-

三个M指的是非理性想法的三个陷阱。-

第一个是放大(magnifying),就是夸大发生的事情。比如说,你们都知道,归纳法是天生的本能。一个孩子看到这个,会叫它凳子,然后他们在酒吧看到另一张凳子。当他们一岁时出去,再看到另一张凳子,看过20张凳子后,开始形成一个观念,认为这东西就是凳子。现在他们看到一张以前从没见过的凳子,他们也知道是它什么,就像我看见一个人在街上,以前从没见过他,我知道这是个人。因为我从其他发生过的事件中,归纳出这个也是一个人。这就是归纳法,是健康的,重要的,我们就是这样形成观念和语言的。-

但有时我们做得过头,归纳过度了。比如,我期中考试成绩很差,结论:我不聪明,我不能成功。这个学生就是归纳过度了。他的评估,他的想法是非理性的。或他拒绝了我,于是认为大家都会拒绝我。而不是实事求是地说:看看四周,还有这么多帅哥。另一件我们经常讨论的事情是:全有或全无的态度(all or nothing)。我们讨论完美主义时也会谈到。它是把失败小题大做,视之为世界末日,而不是把失败当做一次机遇、一个跳板。要么全是A,要么就是彻底的失败,等等。我们会多次提及它,因为这是阻止我们去面对、去尝试、去投入进去的一个关键要素。-

第二个M,是它的另一面,就像硬币的另一面,是极小化(Minimizing)。这是我经常做的,这是我仍要警惕的陷阱。我至今仍会考虑,虽然我几年前就注意到它了。直到现在我才能够迅速醒觉自己在这么做。极小化的第一个概念是,Karen Reivich称之为**"隧道视野"**。比如,我的课堂有620个学生,其中618个在看教材,一个在看天花板,在看灯,另外一个在睡觉,隧道视野指的是当我关注那个睡觉的人时,我对自己说:"我的课肯定讲得让人无聊、犯困。"或反过来,620个学生中618个睡着,一个在开小差,还有一个听得十分入迷,我只关注那个学生,然后认为自己讲得很精彩。然而不管怎样这都是不现实的。而认知疗法把现实主义引入了这个等式。-

我现在有时还会犯这样的错误。最近刚遇到这个情况。你们许多人看过Jon Stewart脱口秀。在这个脱口秀中,他讲的太快,对我而言超级快,我感觉就像落后了两拍。当我还在深思和考虑着两个之前的问题的时候,Jon早已领先了10步。因此我感觉落后了,感觉很迟钝,我也说了些后来让自己后悔的话,只是一句话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我专注在这上面。我后来飞回家,飞回以色列,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这事,忽略了其他的事情。Jon Stewart脱口秀完了后二小时,这本书成了最畅销书,我完全忽略了这个。我一直在想那句话,我怎么会说出来的?为什么没有做更好的准备,等等。然后我突然说:等下,隧道视野。然后我把它缩小了,我把视野扩大。我说:OK,我说了一句让我后悔的话,没啥,这是喜剧,很有趣,许多人在看,你的许多朋友都看过,都很喜欢,这是个很好的机会,而我看到了更大的方面。我允许自己做回一个人,我会感到后悔,但从

总体上,我能用比以前更理性的目光看待它。过去,我可能要花几个月才不会想这句话,但是现在,我能更迅速地恢复,消除消极的影响。-

所以,有隧道视野的人不会去留意其他618个专心听课或睡觉的人。忽视了积极面的人看到了其他人,但认为比起自己的失败或自己做的错事,他们不重要,微不足道。比如,我大四时申请了奖学金,我得到去剑桥的奖学金,我得的是John Elliot奖学金。剑桥有四个奖学金: John Elliot, Fiske, Pembroke, 还有一个是John Harvard奖学金。我得到了John Elliot奖学金,四个之一。我得到后不久就得到消息了,但我想为什么没能得到John Harvard奖学金? 它们之间除名字不同外,没任何区别,但那是我的脑袋里立刻想到的。这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经历,因为我在那时候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评估的重要性和威力,它是怎样决定或甚至毁掉,本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的。但一旦我们认识它,一旦了解它后,我们可以怀疑它,可以质疑它,可以重组它,看到积极的一面。重申一遍,认知疗法的要点就是变得真实。-

第三个M是虚构(Making up),或称捏造。这是我们无中生有的时候。比如,我们个人化或者归咎他人。被虐待的人身上经常能看到这点。受虐待的妻子经常会说:是我做的,我的错,我做得不对。而不是理智地说:这家伙虐待我,我要离开。那是不理性地个人化。它也会有别的方式:我有次考试成绩很差,我因此责怪我男朋友或女朋友。那也是不现实的,我得承担责任。要记住Nathaniel Branden的例子,没有人会来,自己要承担起责任而不是责备别人。这也是Marva Collins给她的学生灌输的重要观点之一。-

还有一种情况是情感的推理。我满怀妒嫉,因此我肯定是个坏人。或者,我在试镜前遇到了危险,所以肯定很危险。"选取一种情绪,让它成为现实"而不是"把情感只当做情感,不必符合现实,而是我对现实的评估"。或者,我非常害怕失败,因此失败是危险的——其实不是。或者"我很平庸,我心理学或数学学不好"之类的想法,因为我有那种感觉,所以我的评估就是,我肯定真的很平庸,学不好。而不是理性的想法"让我试一下,看看事情会怎么样",更正扭曲的想法。再说一次,关键是真实化。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提问变真实?我在这要给你们举几个例子。你们要自己去练习,这些是其中几个。-

首先,我的结论和现实相关吗?第二,那合理吗?它们是相关联的。我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吗?比如,之后那本书销量很好,比如1504教室还有别的男孩等等。什么重要的迹象是我需要考虑的?这是关于进行辩论,举出证据,现实化。不要只放大那些几何图形,要记得公交车上还有孩子。这就是问题的用处。问题让我们放开思绪,它们打开我们的视野,创造现实。我夸大了什么?我在贬低什么?我陷入困境了吗?我忽略了什么进展很顺利的事吗?我忽略什么进展不顺的事吗?大的画面是什么?-

我们来总结一下。Ed Diener和Martin Seligman,对幸福无比的人们做了重要研究。这是对高端的研究,看那些百分之十最幸福的人,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取经,他们的研究结果很有趣。首先,这些人经历痛苦不比其他人少,不比最不幸福的10%或中间的10%少。他们经历过痛苦,但他们与剩下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:由于不同的诠释他们恢复得更迅速。所以他们沮丧时,他们很乐观,不会说:我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很沮丧;而是说:好的,我很沮丧,没什么大不了的,我能从中学到什么?发生了什么?然后他们比悲观者恢复得更快,悲观者会沮丧很长一段时间。-

你们知道,每天世上有很多事发生,经常不受我们的控制,我们无法创造所有我们遇到的事物。 有些事件是不好的,有些是消极的。更重要的是我们之后怎样对待它们,怎样评估它们。事实 上,我们的评估成了自我实现预言,因为悲观者会说:我现在心情不好,会持续很长时间;而乐 观者会说:这是暂时的,会消失的,并相信我们的自我实现预言。-

如果我认为它会持续六个月,那么它更有可能持续六个月——相比起我认为它会很快消失。我们对待信念的方式,可以是造一个向下的忧伤、沮丧的螺旋,或一个向上的拥有积极情绪的螺旋,并越来越多。Barbara Fredrickson所说的"扩大和构造"现象,大部分取决于我们自身。没有捷径,通往幸福、成功和自身更高水平的信念的道路并不容易,那需要付出和努力,无论是形象

化,还是努力奋斗和积极面对,还是学习如何消除非理性思想。并不是弄明白一次,然后就一劳 永逸。我们一生都必须持续努力,我们必须一直致力其中。-

------信念 与 关注的分割线-------信念 与

现在开始下个内容,讲** "关注" **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关注某一要素或事件与否,有很大的区别。它对我们整个生命的宏观层面有巨大影响。我现在要进行详细的阐述,对一些我们经常讨论的,关于某事的理解和学习螺旋进行更高层次分析。

Ed Diener我刚提到他的研究,他也是国际积极心理学协会的第一任会长。他来自伊利诺伊州。经过多年研究,他发现对幸福而言,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比客观环境更重要。如果你想一下的话,会发现很有道理:我们认识许多看起来拥有一切的人,无论是财富,或很好的朋友或家庭,他们的梦想都已成真,但仍很痛苦;而有些人拥有的很少,经历了一次次困境,但从没停止为生活感到欢庆;还有些人,他们拥有一切并很感激这一切,不认为理所当然,他们也很快乐;还有人拥有的不多,永远都在抱怨。换句话说,重要的不仅是外在,更重要的是内在。幸福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处境,或我们银行账户里的金额,而更依赖于我们内心的状态,选择关注什么。因为我们的感情由外部和内部状况一起决定,如何去诠释很重要。-

比如,看爱迪生如何对待5000次的失败。对他而言,对这些失败的评估和常人不同,他的内部的、主观的评估是:我证明了5000种方法不管用。-

关注什么,由我们自己决定。我们是庆祝成功,还是视之为理所当然?我们觉得失败和困难都是灾难,还是成长的机会?爱默生说过,"对不同思想而言,世界既是天堂又是地狱。"莎士比亚说过,"事情没有好坏之分,只是思想使然。"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莎士比亚这句话,但从很大程度上看他是对的。住在达尔富尔(监狱?)的人,就像生活在地狱中,很难改变环境,并在那样的处境中表现得积极乐观;对住在集中营的人也一样。所以外部情况会有影响。一个人,无家可归的人,如果给他们足够的钱买房子、买食物、接受基础的教育,他们当然会更快乐,因为外部情况的改变。然而,在基本需要和基本的自由外,它更主要是和我们如何认知现实有关,以及我们如何让生活变成天堂或地狱。-

之前公交车上的孩子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"专注创造现实"这一观点。记住这点,你如何创造现实是基于你提出的问题。当我们看这幅图时我们在思考,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在看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小孩。但他就在那里。你们许多人没有看到,因为这是个关于专注的问题。我们经常抱怨生活,我们认为事情很糟糕、很可怕,而没意识到,其实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。要么通过想象,然后我们的信念变成了自我实现预言;或因为我们只专注于无用的方面。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客观的糟糕的情况,但很大程度上,我们一起创造了现实。我的一个学生,两年前在1504教室向我推荐这本书《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》(Way of the Peaceful Warrior)。这是本好书。我刚开始看,它有部同名的电影。书中有个故事,我想读给你们听:-

"我和他在中东一个建筑工地认识。当午餐哨吹响时,所有的工人都会坐在一起吃饭。每天Sam都会打开午餐桶,开始抱怨,"该死,又是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,我恨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。"他埋怨着花生酱和果冻,日复一日。直到一天工作组里的一个人终于说,"Sam,如果你这么讨厌花生酱和果冻,为什么不去让你的老婆做点别的?""你说我老婆是什么意思?我没结婚,我自己做三明治。"-

我们经常自己做三明治,而我们没意识到这点。因为我们问的问题,决定我们的现实。花生三明治,几何形状,或车上的孩子,或香肠,无论什么,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。如果我们理解这点,我们能改变,改变我们认知的方式、改变关注的事、改变我们的问题。无论是辩论非理性评估,还是关注积极面。问题创造新的现实。-

我们将讨论两种原型。在如何认知性地重建、加强、创造现实的时候,存在着两种原型:积极者原型 (benefit-finder) 和消极者原型**(fault-finder)**。-

首先是消极者原型。消极者总是专注无用、不成功的事情,专注进展不顺利的事情,专注交往中的问题——他或她的问题,工作的问题——总是爱抱怨的人。我们都存在于消极和积极两个极端之间,没有人总处于某一个极端,每个人都在这个集合当中的某处,逐渐移动。这里我想鼓励的是人们从消极端向积极端移动。因为这样有很多好处,我等下会讲到。-

消极者,这名称出自梭罗的书。消极者甚至在天堂都能找到缺陷。极端消极者总会经历辞职,习得性无助感,为什么?因为他或她开始真的相信,糟糕的现实真的存在,不受他或她的想法支配,而没意识到是他们共同创造了那个现实。他们开始相信无论他们做什么,无论找什么工作,总有个糟糕的老板;无论和什么人搭档,他们都很糟糕,不顾及别人;无论去什么饭店,服务总是很糟糕。他们总是吃同样的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——他们自己做的。他们向现实屈服,那同时当然也让他们的存在,变成了自我实现预言。-

消极者用柠檬汁做柠檬。-

积极者相反,他们专注于成功的事物。积极者专注生活的光明一面,在乌云笼罩中找到一丝白光。用柠檬榨柠檬汁,不因讲师说太多陈词滥调而和他争吵。积极者能在普通中找到奇迹。爱默生就是一个模范积极者,专注于积极面和进展顺利的事上。这里的问题也许是,积极者也许会孤立地只看到生活的光明面——这是人们经常看到的一种批评。这样的话的确是一个问题。-

重申,这节课不提倡只专注积极面,它提倡专注于现实,现实包含好的和坏的事物,包含几何图形和车上的孩子。关键在于要同时关注两者。要知道,孤立地看待事物的积极者不是一个原型,在长期条件下,它当然也不会使人心理健康。Nathaniel Branden说过:世界上需要尊重现实。我们不能仅凭专注创造现实,然而我们是共同创造者。-

我给你们读一段William James的话: "但这些实在的因素,虽然都非常固定,而我们对付它们还是有一定自由的。拿感觉来说,感觉的存在,我们虽不能控制,但是在我们的结论里,我们注意哪个?着重哪个?毕竟得凭我们个人的利益来决定。着重之点不同,结果构成的真理可完全不同;事实全同,我们的看法可各异。滑铁卢一战,英国人认为是胜利,而法国人认为是失败。同样,宇宙也如此,乐观主义者看作是胜利,悲观主义者看作是失败。我们对现实的怎样说法,全看我们怎么给他配景"。这是William James在1890年说的,理解我们如何共同创造现实。-

这是我最喜欢的R.L.Sharpe的诗: -

是不是很奇怪?王子和国王,在木屑圈裡跳來跳去的小丑,一如你我的凡人,怎么会是永恒的打造者?人人都拿到了一份规则表、一大块不成形的东西、一袋工具,在生命流逝之前,人人都必须雕出,一块绊脚石,或是一块垫脚石。

经常我们在开始得到的东西,是一大块石头。我们怎么办?凿成漂亮的大卫,凿碎多余的石头?或者它只是我们通往成功的障碍?通常这是由我们决定的,因为我们共创现实。石头就在那,我们不用负责,但我们用它做什么,我们要负责。-

认知重建,是要学习乐观地诠释事情,或者说,积极地肯定值得肯定的事。Ann Harbison是我同事,以前也和Philip Stone一起教书,说: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。危机在发展中有潜力。我们后面谈到两性关系时有一本书《热情婚姻》(Passionate Marriage),是关于婚姻关系的,作者David Schnarch,谈论婚姻中的考验。他说的是:婚姻关系不是一直和睦融洽的,往往会有争吵,经历过磨难,有过危机,有过分歧的婚姻关系。然后,就像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,往往会因为经历过这些困难而获得更好的发展。他说没有其他办法,学习失败或在失败中学习,维持长期的关系必须靠这个方法。关系看起来不像这样一条直线,它必须有起有落。我们不要错失关系中的一个好危机。-

这不是说所有的危机都可以解决。有些关系可以结束,也应该结束,但多数危机能被解决,需要处理好。在个人层面也是一样,Warren Bennis的研究表明,他来自南加州大学,在这里的商学院执教过几年。他鉴定了一群领袖人物,无论是他称为"极客"的年轻一代,还是称之为"怪杰"

的老一辈。他出过一本叫《极客与怪杰》的书,他在里面讨论了这两种领导风格,领导方式、激情以及兴趣爱好的区别,有许多的不同之处。-

比如,极客或年轻一代会谈论工作生活的平衡,怪杰们则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而男人工作,女人照顾家庭和男人,则是对怪杰或老的一代而言的。年轻的一代谈论工作生活平衡,他们如何结合生活中所有的元素。当然在极客中的女人数比怪杰中多,两代人有无数不同点,但有一个相似点:所有的伟大的领袖,无论是30岁或85岁,他们都经历过艰难的困境,留下一段充满惊险的往事。我们大多数人经历过困境,但有些人,能从这些困境中找到益处,从而成长。永远不要错失一个好危机,不论经历的是职业上、人际关系上还是内在个性上的危机。-

四年或五年前,我还是Leverett宿舍的住宿导师,我们举办了开学前活动,我们讨论了即将来临的一年的情况,和招聘事宜等等。那一年是很糟糕的一年,高盛在裁员,没有校园招聘,瑞士信贷,第一波士顿银行也在裁员,德意志银行建行以来第一次裁员,市场环境非常糟糕。我们讨论时,每个人都在估测市场的形势和他们能做什么,非常严肃的话题。-

然后一个学生,我的学生Sean Fieldscoy,当时大四,他坐在那里。他学了积极心理学,他举起手说:"Tal,你描绘了一幅非常消极的画面,但作为一个积极心理学老师,你能否说点积极的?"观众中有些窃笑,然后是一片寂静。每个人都看着我,我不知道要说什么,我的第一反应是说"Sean,事情会变好的(things happen for the best)"。然而在我说出口前,我想到,其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。我不相信事情总是往好的方向发展,然而我的确相信有些人能够因事制宜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因为当我说"我不满意刚发生的事,我不喜欢它",我更希望市场是好场,人们就业很容易,许多人争相向我提供工作——当然,我更情愿那样。然而现实不总是这样。但有些人接受这种情况,并且能够因事制宜。对任何危机而言都一样,你们以为领袖们,无论他们80或90岁,会主动在生活中寻求严酷的考验吗?会想让这些困难发生吗?你觉得处在关系中的伙伴会说:让我们寻求考验,我们吵一架让我们的关系更健康吧?当然不会!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,他们会充分利用它。你知道,有些事会发生,我们要么无动于衷要么从中获取利益。-

我再举一个领袖的例子,他是一个积极者的典范。-

(此处播放曼德拉的视频)

主持人: "我们很荣幸能和曼德拉聊天,南非前任总统,他不可动摇的勇气,他的信仰和正直鼓舞了数千万人,看到自己生命中的可能。我很高兴在此之前,几次见过曼德拉先生。我告诉你们,和他在一起真的,就像同时和庄严和优雅在一起。我想知道一个人如何在狱中度过27年,被压迫者迫害入狱,出来后没有铁石心肠,没有漠不关心,而怀着愿意原谅和容纳的心。我记得一晚吃晚饭时和你聊天,你对我说,我们对压制者的憎恨,太过强烈,我们没有看到和他谈话的价值。那么你看到了什么价值? 从哪些地方看到了放下仇恨并开展对话的价值?"-

曼德拉: "首先我想说,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,把一生最好的部分花监狱中。虽然看起来很讽刺,但有好处,如果我没有入狱,我不会完成毕生中最困难的任务:也就是改变了自己。我不会有那样的机会。我有那个机会是因为,在监狱里你有机会,可以坐下思考,这是重要部分。"-

主持人: 但你需要27年吗? 你可以用几天、几周、一个假期, 你需要27年吗? -

.

好,他花了27年是有意义的吗?当然他经历时,很痛苦、很可怕,但他能改变这个,甚至在那种情况下,看到积极方面。当他改变思维模式,当他开始看到积极的方面,那些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事的人,外部情况也开始改变。-

另一个积极者: 悲观者在每个机会中看到困难, 乐观者在每个困难中看到机会。你不会想和他争论。-

我想在结尾给你讲一个故事,一个关于我几年间经历的个人故事。一些自传细节,一些你们多数人不知道的事。先从消极者的角度。我有轻微的注意力缺陷障碍(ADD),这让事情变得非常困难,我很难集中精神,大脑经常游离,我真的不断地与它斗争。-

当我读高中时,我很想进入一个数学的赚钱项目中。没通过入选考试,我很失望,我没做到。成为专业壁球运动员是我11岁以来的梦想,那是我一直会想的事情。那时这是我最重要的事。我想当一个专业选手。20岁时,我在以色列马上就要服满兵役。我在壁球场受了伤,拉坏了背部的肌肉,医生让我选择,或者动手术,这有很大风险,或者放弃职业生涯。我选择放弃我的职业生涯,一个我儿时的梦想。这个打击很大。-

我哈佛毕业后去了剑桥。我参加一个博士项目,我是那个项目中唯一没通过的。我被赶出了这个项目,很没面子,像浪费了一年,因为我硕士学位都没拿到。这真的是个很艰难的经历。在哈佛,作为研究生,我和其他学生一起参加资格统考,在所有参加那个考试的研究生中,我是唯一没有通过的,又是一个非常丢脸的经历。走在William James楼边,大家都知道成绩,这很难堪。不只那样,我被临时选择留在这个项目中,要和下一届一起考,你还要出色地通过考试,否则就出局。剩下的这个学期,忙着于论文和写作的同时,我几乎快毕业了还得回去看最基本的知识,把所有教材再复习一遍。天!我太不幸了!-

我想说一些我生活中的某些自传性事实,我有轻微注注意力缺陷障碍,这很棒。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,这实际迫使我只能学我喜欢的东西,我关心的东西,因为其他的事情,我就集中不项目神。强迫我专注最终的东西,专注让我快乐的东西。比如,我读高中时,非常想进某个了目。我考试没通过,这最终是塞翁失马,因为它让我有更多时间练习打壁球,我最知了国来。在第二年,当我在剑桥大学时,我在一个博士项目,我是班里唯一,我认为自己比难里,被赶出这个项目的人。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经历,我是时很自负,我工作,在那里自责。当我来到哈佛,我是项目中唯一没通过资格统考的人,这是沉重和,我正确,但结果是最糟糕的事情,所以这个令人羞辱的经历对我后来的发起,这是沉重和,我正确,但结果是是最糟糕的好价,我是项目中始为我得把相同的教材,这些厚厚的书和文章重组的条件,是达到基本水平,我要学得非常好,因为这是条件,是教授让我识的任何人都好。这帮了我们。因为我把教材融会贯通,我的社会心理学,现在大概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好。这帮大好。因为我把教材融会贯通,我的社会心理学,现在大概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好。

同样的事实,不同的诠释,只要记住,我们经历的大部分事情,我们共同参与创造。-

下星期见! -

查看原网页: zhuanlan.zhihu.com